



揭露中共暴行 直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



▲ 法轮功学员蔡守仁



▲ “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”的模拟演示

【明慧网】台北市东区顶好商圈的周末，车水马龙、行人游客来去匆匆，川流不息。二零一四年九月二十七日星期六，法轮功学员在商圈位于忠孝东路四段边的“顶好广场”上，以模拟活摘器官的演示行动剧，揭露中共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罪行，并向民众征签，汇集正义的支持，制止迫害。

熙来攘往的民众聚焦注目，有的拿起手机、相机拍摄画面，有的驻足观看、拿取真相资料，聆听学员讲解。

进入初秋的台北仍是摄氏三十多度的高温，艳阳高照下的街头不减盛夏的酷热，学员们顶着烈日，有些扮演医生、护士、公安和躺在手术台上惨遭杀害的法轮功学员，有些在广场上分发资料、讲真相征签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修炼过程，但都抱有同样的理念和胸怀：把真相传递开来，曝光邪恶的血腥暴行，启发正义良知，守护人伦道德的最后底线免于崩坏和沦丧。

主办这次活动的法轮功学员蔡守仁说，中共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讯息和内幕，在台湾报道得还不够广泛，“很多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赴中国大陆去换器官，等于是让中共杀害一条人命摘取器官移植到你身上，所以我们法轮功学员，选择在各个重要街头，把中共活摘器官的黑幕曝光出来，让民众知晓，避免他们成为中共犯下的这个地球上最邪恶罪行的帮凶。我们揭露中共邪恶暴行的活动将持续不断地做下去，直到迫害停止的那一天。”◇

再也找不到的好保姆

二零零四年，法轮功学员在美国华盛顿 DC 开心得交流会。一位女士和大家分享了她的经历。她在美国做保姆工作。第一家去的是一家华人家庭。这家人都相信中共对法轮功的诬陷。经过一年的接触，一家人对法轮功有了全新的看法。

男主人在几次与北京的老领导通电话时，都是正面讲了法轮功在海外的弘传情况。有一次他参加了五十几位老同学的聚会，有的人议论法轮功不好。他当着众人的面说：“我能把一个儿子和整个家都交给一个法轮功（学员），如果法轮功不好，我能这样做吗？”后来这位法轮功学员要离开时，这家人都说：“那你还是帮我们找一个法轮功（学员）吧！”

这位法轮功学员去第二家做保



姆，女主人是一家公司的业务主管，男主人在中国大陆开公司。当女主人给她发第二个月工资时，这位保姆就问她家的情况，女主人说：“实话说，先生与朋友在中国的公司破产了，现在还没找到工作，我们不想让你知道，你如果走了，以后我们就再也找不到你这么好了。我们宁愿克服点困难，也想把你留下来。”这位保姆说：“现在每天的工作，只做到上

午十点半就做完了，我们炼功人做事要想到别人，不能这样多拿你的钱。”女主人说：“以前在我们家当保姆的，从来没有一个说事情少，都是抱怨事太多，是你动作快，效率高。”这位保姆主动提出辞工时说：“你先生找到工作后，需要时我还会来帮忙。”

中共抹黑法轮功这么多年，可是只要人们与法轮功学员一接触，中共的谎言就很容易被拆穿。即使那些没有接触过法轮功学员的人，他们通过其它途径对法轮功的了解，也使得中共的谎言越来越没有市场。中共为什么那么仇视法轮功啊？就是因为法轮功的光照下，中共卑鄙邪恶的本来面目被暴露无遗。法轮功究竟好不好，看看法轮功学员的言行就全都清楚了。◇

湖南七旬老太被上海监狱折磨四年



▲被迫害前的石金华女士

【明慧网】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白地市镇七十多岁的石金华女士，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被非法判刑四年，在上海南汇监狱遭受了种种折磨：四肢被绑在死人床上四十个小时不能动，罚站将近三十天，用抹脚布死死捂住，等等。

石金华是一位善良、淳朴、勤劳的传统型中国妇女。她的丈夫早逝，她孝敬长辈，恪守妇道，恪尽母责，含辛茹苦培养三个儿子成人，自己却得了一身病。一九九八年底，她跟着别人一起修炼法轮功，全身的疾病很快不翼而飞，身体奇迹般地康复，从那以后再没生过病，把药篓子彻底扔掉了。而且，她好象有使不完的劲，走多远都不累，身体比年轻人还好。

二零一零年，因为到上海看望儿子，石金华老人向上海民众写了几封信，讲述法轮大法被迫害的真相。石金华回到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白地市镇的家中后，同年六月四日，上海闵行国保兴师动众赶到湖南祁东石金华所在的小镇，绑架石金华到上海市。下面是石金华老人自述经历：

二零一零年六月二日，恶警在我家住处边蹲坑，下午六时左右，我从外面干活回来，我一进屋不到十分钟，其中一个叫邓昌能的恶警，把我家的房门用劲弄倒在地，凶恶地在我家翻箱倒柜，掠夺很多财物，并将我绑架至白地市镇派出所。第二天中午将我劫持到祁东县看守所。

九日下午两点钟，由上海颀桥派出所的四个恶警挟持我去上海，十日下午颀桥派出所邪恶又将我转绑至上海闵行看守所，几个月后开庭判刑我四年。我一直喊冤，我三个儿子帮我请了律师，上海律师为我辩护，讲的有条有理，邪恶是掌着手中的权，毫不讲理。

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八日，那天下着大雪，我被绑架到邪恶的黑窝——上海市南汇监狱。期间，我拒绝穿牢服，每天四次的点名，我都不配合，我抗议，因为我不是犯人，我是信仰真、善、忍的修炼人。那些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就封伤布封我的嘴，把窗门打开让我罚站吹北风，几天都是如此。

在上海闵行看守所时，我遭受恶警恶人的非人迫害，导致我身上染了一身疮，全身奇痒无比，上海市南汇监狱的恶警说我是重传染病，要我去医院，我不去，他们就说我是精神病，要住院。他们气急败坏的硬拉硬扯把我弄到医院，倒拖着住进病房，五六个女犯把我四肢绑在死人床上四

十八个小时不能动，邪恶的迫害手段让人苦不堪言。那正是皇历正月初九（二零一一年一月初九），如果不是慈悲的师尊救了我，我就会死，会被折磨致死。当恶人将我绑在死人床上松绑下来，就站不起来了，并全身发抖，像死过几次的人一样。元宵节那天邪恶的队长领我出了院。

出院后他们又说我有高血压，要吃药，我不配合，他们就灌药，七、八个劳动犯将我的鼻子和口都捂住，差点把我捂死了，他们还搞掉了我两颗牙，满口血淋淋的，而且三天两夜逼我认罪、写悔过书，我无罪，我就喊冤，就是这样他们时常罚我站，早上从七点开始，至少要站到晚上九点，有时甚至站到十二点。有时他们说我口动了、用手打脸上的蚊子，每动一下都要加站一个小时，有几个晚上站到下半夜三点，第二天六点起床，七点又要站，一站就是一连十几天、二十几天，还有三十几天的，站得我昏倒。有一次我站到晚上九点，我有点闭眼睛，有个罪犯拿驱蚊药水来喷我眼睛，我就挡住说不要喷我眼睛，她们几个犯人把我强行弄倒在地，有的用拳头在我脑部、身上用暗劲，搞的我手臂全是伤，痛了好几天。

二零一二年八月七日，我被非法罚站将近三十天，那时每天高温摄氏三十七、八度，上午和下午只能各喝水一次，不给洗澡，洗手时不能洗手臂、洗脸不能洗到脖子，如果身上有

蚊子咬不能打，脸上有汗水不能抹，手脚动一下就要加一个小时，有几次早上七点站到下半夜三点，几次昏倒，休息一下又继续罚站，二十四小时轮流守着我。由于站的时间太多太长站不动了就改罚坐，同样不能动。

二零一三年十月九日，腿痛治不了，说我有高血压，天天三次药，那时我好炼功，晚上睡觉时我双腿盘上不到五分钟，被值晚班的犯人发现，第二天邪恶的大中队长绑架我进医院坐在轮椅把我手脚捆住，把我口捂紧，我就喊“法轮大法好”，犯人使劲用抹布捂住我的口和鼻子，差点把我捂死了呀！邪恶的大队长叫（袁圆）带八个犯人和两傻瓜队长，架到医院，医生批评她们说会出人命的，那一次又静坐二十五天，每天坐十四个小时。

还有一次邪恶之徒写的污蔑大法的话，要我签名，我坚决不签名，她们六个犯人抓住我的手，我喊大法好，又一次他们用抹脚布将我死死捂住，并把我抬到死人床上，这一次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，才又一次死里逃生。◇



图：酷刑演示